

<<覆水之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覆水之痕>>

13位ISBN编号：9787507525618

10位ISBN编号：7507525619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画上眉儿

页数：207

字数：2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覆水之痕>>

内容概要

大学中文系教授邹云顺新婚之夜发现妻子不忠，对妻子直接表现出的冷淡情绪，直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出轨.....

任萍是妇产科的一名医生，却患有多年不育的隐疾。

在医院偶然间拾到了一名叫丁薇的女大学生遗落在观察台上的手机，正当埋怨其不小心时，手机响了起来，上面的来电显示竟然是自家的电话号码.....

肖沁雅看见任萍的背部僵硬地挺了一下，她放下手中的事物，有些好奇地看着任萍。

任萍的眼神仿佛有些呆滞，她继续听见那边那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说：“晚上我有空，你过来吧。我们很久没在一起了，我很想你。

”

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仿佛有人掐住了她的脖子，终于“啪”的一下合上了电话，眼睛突然一下变得犀利而凶狠。

肖沁雅被任萍的表情唬了一跳，试探性地问：“你怎么啦？”

任萍摇了摇头，告诉她：“刚才我听见了一个故事，一只黄鼠狼爬过一户人家的院子偷鸡，却被猎人发现了。

”

<<覆水之痕>>

作者简介

画上眉儿，魔都4A广告公司文案。
擅长说笑话，2003年开始写作至今。
出版小说《楼兰新娘》《失落人间的花火》等。

<<覆水之痕>>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喜欢吃苹果的女人
- 第二章 捡到一枚纽扣
- 第三章 戴上面具舞蹈
- 第四章 私家侦探
- 第五章 手机
- 第六章 陌路相逢
- 第七章 欲念
- 后记

<<覆水之痕>>

章节摘录

引子：肖沁雅看见任萍的背都僵硬地挺了一下，她放下手中的事物，有些好奇地看着任萍。

任萍的眼神仿佛有些呆滞，她继续听见那边那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说：“晚上我有空，你过来吧。”

我们很久没在一起了，我很想你。

” 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仿佛有人掐住了她的脖子，终于“啪”的一下合上了电话，眼睛突然一下变得犀利而凶狠。

肖沁雅被任萍的表情唬了一跳，试探性地问：“你怎么啦？”

” 任萍摇了摇头，告诉她：“刚才我听见了一个故事，一只黄鼠狼爬过一户人家的院子偷鸡，却被猎人发现了。”

” 第一章 喜欢吃苹果的女人 唐麟泽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个面善的人。

每次他步行下班路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总会有一两个乞讨的孩子端着碗或者是伸着一只脏兮兮的手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他会停下脚步看他们几眼，然后不由自主地往口袋里掏出钱来。

有时候是一枚硬币，有时候是一张五元或十元的钞票。

他并不认为施舍是一种义务，只是已经形成了习惯，就像顺便去超市买东西他总喜欢看一产品的保质期一样。

他觉得自己善良的保质期很长，并且一直在延续下去。

教室里非常安静。

这种安静和黎明前的黑暗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种隐藏在躁动和正色之下硬生生压迫出来的安静。

刚刚打上课铃，教室里的喧嚣声随着一个点名薄的翻开而霎时静穆，似乎是一个乐章刚刚掀起高潮便戛然而止了。

“丁薇。”

” 唐麟泽念了两遍这个名字，在确定这个叫“丁薇”的女学生没来上课的时候皱着眉在点到簿上划了一个“x”。

她的名字在这堂专业课上已经有三个“x”了，叠在一块形成一种叛逆的气势，不容小觑。

唐麟泽向讲台底下的一张张年轻的脸说：“如果有同学碰见丁薇，跟她说一声，要是她再不来上课，这学期的考试她可以不必参加。”

” 学校的教务处有明文规定，专业旷课三次以上考试成绩一律不算合格。

这句话由唐麟泽的嘴里说出来并无太大的威慑力，尽管他的神情严肃，可是私下里他也明白，学生们一般都把他的点到当做过场戏，当堂捏着嗓子变换音色代到的和事后递纸条请假的不胜枚举。

他的一张风度儒雅的脸总给人善良和蔼的感觉。

为了这张脸，他也情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顽皮的学生，他一向都会手下留情。

只是这个叫丁薇的女孩子却不知道为什么，既没有人帮她代到也没有人帮他递纸条。

他的脑海中对那个面貌倔强的女学生有一点印象，可是他并不能仅仅通过这一点印象去断定她不来上课的理由。

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唐麟泽甩开杂乱无章的思绪，翻开教案对他的年轻的学生们说：“今天我们讲老舍的《骆驼祥子》。”

” 唐麟泽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非常酷爱老舍的这篇经典之作。

祥子的不幸遭遇和爱情的悲剧让他深表同情，其中体现的人性由善转恶的一段经历在看到最后的时候不禁让他触目惊心起来。

他在讲台上用不温不火的男中音给他的学生们演绎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些投入，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表情生动，眼神专注而发亮，手指在空中不断变换着手势。

毫无疑问他讲的课非常精彩，每一个学生都沉浸在他略带磁性的声音所营造出的氛围中，与祥子的命

<<覆水之痕>>

运系在一起共沉共浮，直到九十分钟一响的铃声才打断了他们共同探讨的文学趣味。

唐麟泽是个不喜欢拖堂的老师。

不管有没有讲完，听到铃声，他就会立刻停下他的讲课，微笑着和他的学生们道别。

他的口碑在中文系一向很好。

所以毋庸置疑在这次评选教授职称的名单里，也自然有唐麟泽的名字。

唐麟泽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放进一只黑色的真皮手提包里。

他很注意细节，并不像其他老师一样随随便便拎着一只不知道以前用来装什么可是现在用来装教案的塑料袋便堂而皇之地登上讲台。

他向与他告别的同学点点头，在确定没有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之后信步走了出去。

校务公开栏上经常会贴出学校的行政事务和日常通知。

唐麟泽拎着黑色手提包路过的时候便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那里贴有各个学院评选教授职称的候选名单。

唐麟泽看见自己的名字排在中文系那一栏的最上方。

从他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面色和善的中年男子正在微微地向路人颌首致意。

从那种微笑里可以看出他温文尔雅和睿智的优点，让人瞧着打心眼里会投出赞同的一票。

他有些自得地微笑起来，眼光四下里扫视了一遍，却在不经意间看见那张候选名单的附近贴有一张并不起眼的通告，上面写着：1997级中文系学生丁薇于1998 - 1999年度考试期间参与作弊，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并劝其退学。

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看清了那张通告贴出来的日期正好是今天。

难怪这个叫丁薇的女学生开学好几天也不曾来上课，她退学了。

这份通告没来由地让唐麟泽心下一阵不快，丁薇的名字在他的名字旁边扮演着一个灰色的角色和春风得意的他反差极大。

他记得上个学期兼授这个班的现代文学的时候曾留意过这个女学生，长相漂亮，很安静的样子。

眉毛略浓一些，微微向上挑着，显示出一种倔强的意味。

可惜了……唐麟泽并没有多做停留，拎着他黑色的手提包向家的方向走去。

他的家离学校不算近，也不算远。

步行半小时或者挤公车十分钟便可到达。

他虽然收入颇丰，可是并没有想过买一辆代步的汽车，那太招摇了。

唐麟泽今天想步行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任萍让他下班路过超市时顺便捎些鲜肉回家。

她说最近是非常时期，打算包顿饺子好好犒劳犒劳他。

唐麟泽想起任萍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很温馨，这是个有教养并且懂得生活乐趣的女人，和他结婚十几年来从未发生过口角。

只不过任萍的身体不好，不能生育，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遗憾。

他进了那家常常光顾的超市，在食品区挑选着食物。

有位老太太上前询问他一盒豌豆黄的价钱，说看不清楚。

唐麟泽知道自己一向给人善良可靠的感觉，于是他很耐心地告诉老人价钱并稍微给了自己的一点意见。

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前闪过去一个高挑的身形，让他觉得有点眼熟。

挑了一包任萍喜爱的一种牌子的鲜肉馅，他跟上那个身形前去付账。

当那个女孩子侧过脸来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嚷了起来。

“丁薇”。

丁薇看上去有些惊慌，不过这种惊慌的脸色随即一闪而逝，变得有些尴尬。

她手上拎着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匆忙向他点点头。

收银小姐算了算钱对她说：“一共是五十六元，谢谢。”

她将贴身的口袋翻了个遍只掏出五十四元九角，还有一元一角不知着落。

排队付账的人等急了，不住催促。

唐麟泽拿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了上去，丁薇的眼睛迅速地扫了他一眼，低低地说了句：“谢谢”。

<<覆水之痕>>

唐教授。

”那声带着南方口音的“教授”叫得唐麟泽有些飘飘若仙。虽然几年前他就被评为副教授，可是这个头衔听上去很别扭，还是把前面那个字省略比较好听。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从收银小姐手中回收了几张新崭崭的钞票。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出了超市。

唐麟泽看着前面那个健康而美丽的女孩子觉得有一点惋惜。

“唐教授，今天谢谢你了。”

”丁薇停下来，面色有些不大自然。

“没什么。”

你住这附近？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唐麟泽知道自己不便多问，便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给她：“有需要帮助就给我打电话。”

” “好的。”

谢谢。

”丁薇客气地说着，接过他的名片。

她纤细微凉的手指不经意地碰了一下他，然后她像只受过惊吓的兔子一下躲了开去，眼神顾盼之间有种难以言喻的美丽。

唐麟泽微微一笑，把手收了回来。

“再见。”

”他对丁薇说完，转身走了。

唐麟泽走进家门，将皮鞋放在玄关摆放整齐。

他看到门口处的拖鞋少了一双，便知道任萍已经回来了。

“麟泽，是你回来了吗？”

”任萍围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两手都是面粉。

她没有生育过，仍然保持少女时候的身材，尽管脸上已有少许皱纹，可是丝毫不减少她的美丽，反而平添了不少韵味。

“我买了你要的东西。”

”他微笑着将那包肉馅递过去，“要我帮忙吗？”

” “好，不过你得先洗手。”

”任萍点点头，又钻进了厨房。

“今天医院不忙么？”

这么早就回来啦？

”脱去外套，他捋起袖子把手放在水龙头底下，边洗边问她。

“今天又不是周末，几个小手术而已。”

完了我就先回来了。

”任萍和着面，将胳膊上的劲使足了，用力地揉着那些雪白细碎的面粉。

“给我加点水。”

”她对唐麟泽说。

他往面团里添了些水，继续说：“今天我填了申请表，一共只有两个名额，三个人竞争。”

” “哦。”

”任萍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麟泽，你一直是优秀的，从来没让我失望过，这次一定能评上。”

”唐麟泽看着这个为他忙碌的女人不由得心里涌起一阵感动之情。

她一向是温顺并且多情的，性子好得如水一样平静柔婉。

他第一次看见她一身白大褂的时候就觉得她是天使，并且到现在也一直这么觉得。

“哟，你瞧你做了什么。”

”她娇嗔道，“水加多了。”

” “没关系，多加些面粉就是了。”

<<覆水之痕>>

”他不愠不恼地又跑去舀了一勺面粉。

“做多了我们俩吃不完。

” “放冰箱里吧，冻着不会变质。

”他说。

任萍等面醒发好了之后开始擀饺子皮。

唐麟泽负责包。

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饺子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刚才和丁薇的一下碰触，就像阿Q对小尼姑的调戏后手指黏腻得有些怪异。

任萍说：“下星期医院会很忙，我要负责带几个实习生，怕是没时间给你做饭了。

”他用力捏了一只饺子放在几案上，那饺子“噗”地一下仰面倒了下去，唐麟泽伸手过去把它扶正了，它腆着肚子像一位得胜的将军。

“没关系，我到外面吃，要不随便弄一点。

” “你还是到外面吃吧，你自己弄又是吃泡面速食，对身体不好。

”任萍用手臂捋了一下头发，没捋上去。

唐麟泽帮她把头发抿齐，发现任萍的发根有一丝发白的头发掺杂在里边。

岁月不饶人啊。

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饺子，心想着任萍和他一年出生，他们都已经四十二岁了。

四十二岁，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让人看着年轻的年纪。

“麟泽，你看咱们要不要送点礼？

”任萍把一切收拾妥当，揭开锅盖准备下饺子。

唐麟泽皱皱眉道：“不要了吧……我们院长和系主任都是踏实做学问的人，不会理会这一套。不论怎么说我的资历比那两位副教授都高，你放心好了。

”任萍“哦”了一声，随即埋下头去下饺子。

他们一共包了一百零八只，她用保鲜袋把剩下的四十二只放进冰箱里冻着。

“要是我不在家你就拿出来煮着吃，总比外面买的强。

”任萍往他的碗里扒了几只饺子，“多吃点。

”唐麟泽吃饺子喜欢蘸点醋，任萍却不喜欢，只是偶尔吃几只蘸了姜末的饺子。

她从来不喜欢吃醋，虽然她的专业知识告诉她吃醋有助于消化。

任萍把晚饭后的餐桌收拾妥当，洗漱完毕，坐在丈夫的旁边。

唐麟泽发现很久没有和任萍同房了，她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显现出女性十足的线条，毫无疑问那是一张曾经美丽的脸。

她的目光是充满热情并带着期望的。

他微笑了一下，伸手揽过她靠在自己肩上，低头吻了吻她的嘴唇。

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亲吻早已脱离了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反而变得仿佛是某种感情的自然流露。

任萍幸福地依偎在他怀里，只是那么静静地、静静地抱着他。

有时候女人的确是男人的支柱。

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唐麟泽抚摩着她的头发就这么想着。

他没有发现手指已经不再黏腻，而是纯净得犹如牧师给刚刚出生的婴儿洗礼时在他额头上那神圣的一点。

他顺势熄了灯，顿时房间里一片黑暗。

丁薇拎着一大包东西拐进那条阴暗的小弄堂，有几双猥亵的眼睛盯着她的胸脯看。

她觉得身上有点凉，把东西抱在胸前，匀出一只手从口袋里掏钥匙，掏了半天终于掏了出来，她将钥匙伸进钥匙孔，“吧嗒”一下，门开了一条缝。

丁薇用左肩吃力地撞开门，将手里的东西“哗啦”一下倒在床上。

这间租来的小房间是另外一个女人匀出来给她的，三分之二的空间被那个女人占据，只给丁薇剩

<<覆水之痕>>

下的空间，中间用一块薄薄的三合板隔开，钉上几个钉子完事。

丁薇时常可以听见那女人在夜里带男人回来厮混时放肆的声音，她觉得空气中似乎都残存着那个女人的不干净的体臭味儿和那些寻欢作乐的男人们的龌龊的呼吸声。

她放了一个简易的熏香放在房间里，可是似乎毫无用处。

丁薇除了知道那个女人叫做陈麟，是一个暗娼之外，基本上和她没有接触。

只除了上个月她把房租给房东的时候，在房东俗气的客厅里和她对望了一眼。

陈麟长得跟她的名字一样，瘦骨嶙峋的，过度的性生活给她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

她的脸色很黄，眼睛大而无神，只是空空洞洞地看着前面的一个方向，超越一切的样子。

这和她的身份很不相称。

丁薇觉得一个妓女就应该长得妖媚或者俗艳，她不知道陈麟凭她这样的姿色是怎么生活下去的。

事实证明她活得并不算太好，仅仅闻着她身上刺鼻的劣质香水就知道。

不过丁薇在被学校开除之后，已经失掉去研究别人的兴趣了。

那块薄薄的三合板后面传来急促的呼吸声，丁薇开始干呕起来，拿起热水瓶就冲了出去。

“我来要点热水。”

”她脸色苍白地对那个胖胖的房东太太说，乘机在她俗气的客厅里呆了几个钟头。

她拿着热水瓶下楼的时候看见一个男人从陈麟的那间同样阴暗并且弥漫着湿气的房间里出来，背影让她觉得有一些熟悉。

门关上之前她看见陈麟苍白的脸孔，睁着她那双和小小的脸不相称的大眼睛，望着外面。

丁薇吓了一跳，低着头匆匆逃了回去。

她放下水瓶的时候摸了摸钱包，瘪瘪地贴在身上，于是她的心情现在无力得和隔壁那个女人现在的表情一样。

不经意间她摸出了那张名片，对着窗户眯缝着眼睛看清楚了那上面的名字：唐麟泽。

她像把玩一件古董一样把玩着那张名片，摩挲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把它放在床单和床板之间的夹层里。

她把刚刚买来的报纸摊在床上，开始用红笔勾画出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

她刚刚把自己最后的一点钱花完了，命运就给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退学的事情她暂时没和家里说，她也不觉得和一个患了偏瘫的父亲能说什么。

她倒了点热水泡了包方便面，不经意间听到薄薄的三合板那头传来一阵重物坠地的声音，然后是一声惨厉的尖叫。

她把吃剩一半的泡面放在桌子上，轻轻走近那块三合板，在前面站定。

“救、救命……”隔壁传来一阵微弱的呼喊。

丁薇吓了一跳，让声音放肆地飘过去：“你怎么啦？”

”她转身回到陈麟的房间门口，门和墙壁仍然保持着一道缝，她看见陈麟摔在用水泥简单刷了一下的地板上，满嘴都是鲜血。

她的床单和地板上到处可见殷红的血迹。

丁薇看见陈麟一只细细的手臂伸向她，那只手臂雪白而纤细，在灯光下看仿佛半透明的凝脂，可以清晰地看见流动着的血脉。

那一瞬间她觉得看见的其实只是一片秋天里的落叶，在瑟瑟的秋风中飘摇而下。

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大步，脸色有些煞白。

“电话……打个电话，叫120。”

”陈麟断断续续地说着，手指伸向自己的床头，那里有一部小巧的手机。

丁薇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那边是一个声音和蔼的女性。

她问：“这里是九和山医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她告诉对方地址，觉得自己的声音漂浮在这间小小的斗室里，毫无生气。

她印象中陈麟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手机了，于是她把它放回陈麟的手里，一步步地退了出去。

她跟自己说：“我去看看救护车有没有来。”

<<覆水之痕>>

”可是脚步自从离开那间昏暗的房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想回去的念头。她在三合板的这边踱着步子，端起那碗已经有些凉意的方便面，继而又放下。

其实她把陈麟的手机还回到她手上的时候就没有再回去的念头。她想着如果再要插手的话，那等待她的将是一笔高额的押金以及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一个妓女的亲属栏里。

她很受不了这个。

丁薇觉得自己太清高了。

上个学期的考试就是这样。

她把卷子给坐在身后的那个男生看，结果老师把他们都抓住了，扣上一个参与作弊的罪名，并勒令她退学。

那个男生交了六千元的保证金，得到了一个留校查看的机会，而她除了身上的几百元生活费什么也没有，只得收拾东西滚蛋。

她记得她在寝室里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室友们看她时的那种冷漠和陌生的眼神。

她一个人拎着东西走出校门的时候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仿佛在和另一种生活作出告别。

救护车的呼啸声传来，越来越近，她靠在那块三合板上，舒了口气。

她可以听见隔壁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搬运担架的嘈杂声以及陈麟微弱的呼吸声。

她把手放在心口处，只觉得胸腔内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在这件事情上她做得很无情。

那种呼啸的声音渐渐远去，丁薇缓过神来，发现天已经完全阴暗了下来。

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变得黑暗冷清，她有些哆嗦地走到门边，把灯打开，顿时房间里一片光明。

唐麟泽打开冰箱的时候才意识到停电了。

冰箱里面黑洞洞的，从里面散发出一股酸酸的怪味道。

他伸手进去把上回冰冻的饺子拿出来才发现已经坏了。

一些苹果放在冰箱里，已经散发出臭味，显现出快要腐烂的本质。

那是一种糜烂在夜色中的味道，让唐麟泽觉得很不舒服。

他决定去外面的小餐馆里随便吃一点，将就一下。

他慢慢地下了楼，感觉并不算太饿。

附近正在施工，机器突突突响个不停，唐麟泽把自己刚刚的决定一票否决。

他是个很讲究细节的人，在这样环境不好的地方用餐，谁都不会有胃口。

慢慢地踱了几步，他想起任萍的医院里有一个不算太大的食堂，那里的饭菜虽然差强人意，但是比较清净。

想到这里，便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径自往九和山医院的方向驶去。

任萍刚摘下口罩的时候，觉得有点疲惫。

这个星期妇产科来了几个实习生，她一边手术的时候一边花时间给他们讲解如何操作的具体过程以及需要注意的细节，一场手术下来，人已经有些声嘶力竭。

“任医生，去吃饭吧。”

“有同事唤她。”

“哎，好的，我一会就去。”

“她有些虚弱地笑笑，向着办公室的方向走过去。”

路上碰见别的科室的主任医生，寒暄地打了个招呼。

无非是问问病人的状况如何。

“呵呵，巧得很，我刚刚看见你先生来找你，现在在办公室等你呢。”

“一位同事对她说。”

任萍有些吃惊，麟泽怎么跑来了。

扣下心中的暗喜，她告别那位医生，急忙走了过去。

一进门，便看见唐麟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低头暗想着什么。

“麟泽，你怎么来了。”

<<覆水之痕>>

吃过饭没有？

“还没呢。”

家里停电，冰箱里的饺子坏了，我过来蹭饭。

”唐麟泽说得有点轻松。

食堂里的人不多，因为已经过了用餐的时间。

任萍挑了几样清爽的菜色，端到托盘里，坐下来看见唐麟泽有些急促地往嘴里扒饭。

她微微笑了起来，看来他真是饿了。

“不知道在附近吃点吗？

大老远跑这儿来。

”“附近有个建筑工地在施工，吵得慌。

反正我下午也没有课，就过来吃顿饭，顺便看看你。

”“冰箱里的饺子坏了？

那我托主任从烟台带回来的苹果呢？

”“好像也坏了吧。

”唐麟泽想起冰箱那股很怪的味道，皱了皱眉。

任萍最爱吃苹果，烟台的那种红脆鲜亮的苹果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她说苹果助于消化，还利于美容。

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坏了就坏了吧。

一会儿我去给你买。

”他对她的这份心她是知道的。

食堂里安安静静，她听着丈夫吃饭时发出的咀嚼的声音和水的下咽声，突然觉得这声音熟悉得有些陌生。

这种感觉让她的心里有种不祥的预兆。

三月的天空，云朵淡淡地飘过，唐麟泽坐在她的对面吃饭，任萍的笑容开始有点僵硬，她动了动筷子，那一对卫生筷刚才掰的时候太用力了，结果一边粗一边细，握在手里极不协调。

“怎么不吃？

”唐麟泽问她。

“我不饿。

”一只苍蝇飞过来，任萍伸手“啪”的一下把它打死了。

那个黑色的小东西落在盘子里，非常显眼。

唐麟泽没了胃口，他放下筷子：“医院里也有苍蝇！”

”“哪里都有苍蝇，就看是把它打死，还是挥一挥手让它继续祸害。

”“这话倒有些道理。

”他盯着任萍的手。

虽然打过苍蝇，可是那双手仍然白净得道貌岸然，不用显微镜大概是看不出上面细菌密布的。

她起身去洗手。

唐麟泽的手指又开始觉得黏腻起来。

他刚才看见丁薇站在医院的走道里边，对着一具正准备送到太平间的尸体发怔。

那具尸体蒙着白布，只露出来一只女性的手，纤细雪白，空空荡荡吊在空中，微微地做着物理命题中的钟摆运动。

他从她的身旁走了过去，她并不曾注意到他。

唐麟泽留意到丁薇的身体一刻不停地颤抖着，面色苍白，表情有一些说不出的怪异。

也许死者是她的什么人——唐麟泽不得而知。

和任萍道别，她叮嘱他记得买苹果。

唐麟泽点头走出了九和山医院的大门，抬起头，发现天空中有些阴霾，湿气愈发浓重了起来，看样子要下雨了。

穿过正对着医院大门的那条街道，两旁是经营水果和鲜花的小店。

<<覆水之痕>>

大多数用来出售给前来探病的亲友的，价钱不仅贵，货品也不很新鲜。

走到街口。

他向右拐了一个弯。

那儿有一家很小的音像店，正播放着一首歌曲。

唐麟泽对音乐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但是那首曲子的过渡之处他听出来用的是小提琴协奏，调子很欢快，似乎还带着一点JAZZ的风味。

可是那歌手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却带着不羁和随意。

唐麟泽于是迈步走了进去，问那个小店的店主要刚才那首歌曲的CD。

他抽出一张很旧的CD告诉唐麟泽这首歌叫做《女孩与四重奏》，是一个叫马格的女孩子演唱的。

他注意到那首曲子的词曲作者叫做丁薇。

丁薇？

恐怕只是重名而已吧。

唐麟泽低头看着那张CD的封面，是一个穿黑裙的女孩子，脸色苍白，戴着一只红颜色的帽子，下颚抬得很高，姿势有些睥睨。

右下角写着演唱者的名字，反面是歌曲目录。

音箱里继续放着马格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让一切顺利	我们的心能不
能相印还要看你	嘿你看风景多美丽从没留意	和你在一起看着你没有头绪.....
		“帮我包起来。

”他对着店主说道。

他握着那张CD一路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路过自己常去的那家超市，他想起任萍要他买苹果，于是走了进去。

存了东西，推了个小小的购物车，有一搭没一搭地在诺大的超市里逛着。

你希望碰见谁？

他听见自己心底问了这么一句。

丁薇！

丁薇？

丁薇。

他满脑子都是这个名字：丁薇。

可是，为什么？

<<覆水之痕>>

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一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杀气暗凛，也许这就是本书的主旨，含而不发。
说故事的人够疯狂，你如果读下去，将会感受淋漓的喘息。

——青年作家 朱古力

<<覆水之痕>>

编辑推荐

当“白衣天使”遇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婚姻发生了怎样的“意外”？看似平静的夫妻之间，直到一场借腹生子的阴谋出现……都市“隐婚族”生活读本，世上最浪漫的事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一起”，此书给遭遇过爱情阵痛，依旧向往美好转身的人们。感情男女的婚姻之痒&一场抵御诱惑的幻觉。

<<覆水之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